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品味與身份

——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



王鴻泰

明清年間，焚香品茗與品賞玩物成了時尚潮流，士人積極開展出一套「雅」的生活。究竟晚明文人是在怎樣的觀念下，發展出這套文雅的生活文化呢？他們又如何利用這套「雅」的文化與世俗世界相區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講，便針對上述問題，簡介了自明後期社會所開展出來的文人文化。

「雅」的文化與品味

所謂「雅」的生活，可以說就是在生活領域內放置新的內容，將諸如書畫、茶香、琴石等各種與生產無關的玩物納入生活範圍中，同時在主觀態度上耽溺其中，對之愛戀成癖，甚至以之成為生活重心，作為個人生命的寄託。在感官的伸展與情感的投注下，生活呈現出一種別具意味的情境——一種離異於現實和世俗的雅意境，一套文人式的閒賞文化亦由此是構成。《四庫全書·長物志》中便言道：「有明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評書、品畫、論茗、焚香、彈琴、選石等事，無一不精。而當時騷人墨客，亦皆工鑒別、善品題，玉敦珠盤，輝映壇坫。」可見這套文化流行於明清社會中，成為當時部分士人藉以自我標榜，相互認同的一種生命情調與生活方式。

賞物以外，明清士人亦重視感官上的開發與空間上的經營。明代的袁宏道一生嗜茶，他在《袁中郎隨筆》中便寫道，自史吳以來，嗜水既多，已能以味覺分辨惠山泉與中冷泉之分別。在《惠山後記》中，他亦云：「一日，攜天池名品，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山為湯沐，益以顧渚、天池、虎丘、羅庫、陸、蔡諸公供事其中，餘輩披緇衣老焉，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意旨願以惠山作終老之地，以體味茶韻為樂。袁宏道在此所說的是飲茶要擇境，他所言的「境」，包括人的環境和自然環境，其重視的不僅僅是惠山的泉水及顧渚、天池、虎丘等地的名茶，還要有陸羽、蔡襄之類烹茶專家侍奉茶事，一幫茶人聚在一起說詩談文，那才是雅品味的培養。

「雅」的文化所包含的矛盾

然而，王鴻泰指出，在這套雅致文化的背後，其實充滿了士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與矛盾。宋代「重文輕武」，非常重視科舉考試，加上印刷術開始普及，讀書的門檻較過往大大降低，士人的地位得到鞏固。及至明朝，科舉制更進入了其鼎盛時期。明代統治者對科舉高度重視，如非驍勇善武者，報考科舉便成了莘莘學子唯一有機會出人頭地的途徑。可是，中央政府對考試之嚴密也超過了以往歷代，社會上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不少人窮一生精力與時間於考試中，卻只有極少數人最終能考上科舉，吐氣揚眉。

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部分文人因此便借物質享受自我排解，與不如意的仕途抗衡。《容膝居雜錄·卷一》中便記載葛芝道：「余少年客座，酒酣輒醉，喟然嘆曰：『倘年過三十不能致身青雲者，當退隱於長林豐華間耳。』」由此可見科舉遲滯對士人帶來的沉重壓力。不過，王鴻泰亦謂，我們絕不能只單一和片面地理解這種「閒隱」理念為消極的人生觀——部分

明清文人在所謂的退隱以外，其實試圖藉此離異於由科舉制度所支配的世俗世界，重新架構時間與空間，開闢出一個非世俗的「異境」，從中重新開展自我，營造「不俗」的生活形式、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前文所述的袁宏道便是其中之最佳例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套明清士人的流行文化中，背後實有著商人的大力參與。一方面，商人雖然掌握着財富，但因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因此欲透過結交翰林名士來提升自己的品位，「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二）；另一方面，士人亦需依靠商人的財力，特別是屢次考不上科舉的讀書人，往往便會為商人撰寫書誌或墓誌銘以維持生計。這些商人出手闊綽，「潤筆銀動數二十兩，甚至四五十兩。」（見俞弁《山樵暇記》）而龐大的古玩市場更是把文化連商業直接結合在一起。雖然如此，明清時部分士人其實仍看不起商人，認為他們胸無半點墨水而只懂投機取巧，但為了生活又不得不與他們親近，因此當中又包含着另一個矛盾。

結語

就明清社會文化發展而言，文人文化的形成和不斷開展是明中期以來社會文化自我繁衍、豐富化的過程。但就整體中國文化而言，這套文化的發展卻不能說是完全出自明清士人的獨創，諸如閒隱的理念、古玩的鑒賞或各種生活美學，都是承襲以前的文化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因此，明清文人文化可以說是之前的時代各種文化因素的繼承、重新詮釋，並且和現實生活相互整合的結果。而在經歷這種詮釋和整合，並在生活中具體實踐，且不斷重新辯證以後，它已經發展成為明清社會的重要特色和成就。

下期內容將繼續探討明清時期的尚武風氣。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心靈驛站

文：申林

霧的傾聽

走出百色機場，頓時被撲面的清甜空氣攝魂，朋友舉臂歡叫：「來二斤新鮮空氣，上四兩純淨山泉！」，身心俱暢。

驅車直奔巴馬。
新曆二月的巴馬剛好處於雨季。淡淡的灰墨色，群山起伏環繞，像筆力高古的水墨畫。當地的朋友說有點遺憾，天公不作美。而我卻暗自竊喜。青山綠水不足為奇，這一抹與天地攜手之淡然而超脫，何嘗不是一種夢境和回憶？如果說春綠是一種滋潤和喚醒，灰墨則像飽經滄桑的中年人的眼睛，沉靜而淡然地看着你。沐浴着它別樣的光澤和力量，感覺時光輕拂額頭，安祥溫存縈繞耳際。

第二天，推開窗，細雨如絲，霧氣朦朧，眼前一片茫然。心緒糟了，一場雨霧辜負了巴馬的水墨美景。早餐後，雨霧依然故我地朦朧。心想反正在是渾然中度日，不如出去和雨霧混個臉熟，欣賞賞氣中水光山色的另一種美。

盤陽河畔，還沉浸在朋友講述的盤陽公主捨身化為甘霖，為百姓治病辟邪的故事中，雨霧上演的一場絕世實景演出就把我拉入另一場神話和傳奇。

見過山霧，見過霧鎖小東江，多次被高低姿態不同的霧所迷住。這次，我再次被巴馬的雨霧吸引。酥軟小雨為媒，牽引着霧無聲地呈現在起伏的山腰裡。像一位攝魂的聊齋女妖，化得好個良宵春夢，卻要在太陽露臉之前離情別意，有些依戀和不捨，緩慢地，揮動着長長的紗袖。你看不清她的秀顏嬌態，甚至看不清她依偎着哪座山，而你會情不自禁地喜歡。喜歡她的輕緩、纏綿，喜歡她的無力、無忌甚至無為。她漫無邊際地瀰漫，遠景是連綿無際的群山，眼前是枝枝驚春的綠芽。此時，萬事萬物都在她惜別的瀏覽之中，吟誦之中，描畫之中，深情、散淡而嫵媚。

她濕潤而飽滿的甜香，像無聲的音樂，撥開無弦的心，於是，心頭餘音裊裊。跟隨着霧慢慢地走在飄忽的山風中，突然忘情地感覺自己成了採山的村姑，把山裡清新的藥材當做鋪子抖開做藥引，由表

及裡地治療無助的頑疾。也像心底珍藏的某首詩歌，不需要留下文字，卻無形無蹤呢喃在空中。彷彿在撫摸着什麼，又彷彿來去了無牽掛，卻分明打濕了一片明亮。

霧也讓我想起幼時澡堂子裡溫潤的霧氣。那是北方寒冬裡的溫暖和清洗。而此時，霧便撩起久違的蒸熏，緩慢地，把心頭許多的重，輕輕解開、融化。把心底的許多怨和憤靜靜清洗。霧誕生了妖嬈的柔美和流動的寧靜，卻更遮擋了一些醜陋和光線，潮濕一些事物和時光，在給人以柔和的同時，也打濕清理一些記憶和思考。你的世界有霧了，你的世界被霧環繞了，你的世界便多了一份溫暖、憂傷、沉思和冀望。曾經的糾結、過往和矛盾乃至困惑，也便在悄然中注入一種力量和柔情，你便會莫名地與一種柔和包容的氣息毫無罅隙地擁抱。尤其是巴馬山裡的霧，有了多情婀娜的群山做畫筆，借助初春嫩芽的手，廣探天地之間的色調，被點染得更加神秘、聖潔和蒼茫。這時，天地頓寬，身心舒展。

記得朋友說過：酒在肝膽，情去心腸，唯傻樂二字，融一切滄桑。」——此語可催淚，可入歌，可解迷夢，可摧心肝。而無所圖、無所事、渾然天成的霧，似乎與此傻樂之境可比可融。她像一個無邊的幻想抑或是一個巨大的白日夢。沒有形狀和目標，沒有規則和方圓，沒有限制和家園。只是，把身體裡的苦水、淚水還有驚喜，與天地萬物交融，彷彿是山裡風和雨生下的無憂孩童，只會把內心的迷茫和想望向着遠方播揚。有人說，風有嘴巴，你攪動了風，你就是風的嘴巴。我聽到霧的耳朵，你把心事和閒暇隨意給他，他便是最仙氣的傾聽的耳朵。而且，他只把你的話無聲地在高山流水、閒雲野鶴中播種，他把聽到的消融成雲水的姐妹，播撒成遼闊和博大。

一次的不期而遇，霧靜靜揭幕你人生的另一場戲，陪你抵達精神上的一處高地，悄然融為心底隱秘的一座殿堂和久遠的守望。



文藝天地

詩意偶拾

文：安吾

南方姑娘

田野和村莊
和許許多多的黃昏
在夜間被裝入行囊
為了愛情而懸於北邊的星斗

孕育茶花和美色的紅壤
在整個南方燎原而過
希望着被揮霍一空
空氣厚實的灰爐中
你是端坐着的南方姑娘，
微笑不語

就是這樣
為了愛情
我們沉默着不說一句話
我看着我微笑，
然後默默流淚。

時間膨脹着，
星空隨四季流轉
而我只是想躺下來
枕住你結實的雙腿
為了愛情
我們沉默在南方

早春

文：丁純

起早的人，
迎着春風在行走，
柳枝輕柔像一支樂曲，
將路邊弄得舒坦，
路燈忍不住熄了，
還留點餘光，
躲在清秀的葉子背面。

早春，
就是這般的突如其來，
那麼不經意，
似乎還帶着些許不自信，

來了，雨點般的春天，
一腳踏入人間，
慌亂間，
踩到了一片蛙聲。

如果此刻，在鄉間，
還有一塊臘肉，
菜園子泛青蒜苗
吸引着味蕾，
一轉身，老了，
只能等來年，
今年結餘了一把鄉愁。

手寫板

文：翁秀美

戲曲裡的詞章之美

前段時間，白先勇青春版經典昆曲《牡丹亭》來本地文化中心演出，激動不能自抑的心持續到入場，杜麗娘從600年前的夢裡款款行來，清秀婉麗之外，聲腔更醉心，「原來姽婁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書生小姐，夢中相會，服飾華美，舞姿搖曳。那柳夢梅眼波流轉、溫情脈脈喚一聲：「啊，zic zic——」姐姐二字，重疊於唇齒之間，乃戲曲中的「尖音」，韻味非常；姐姐以袖遮面，含羞回首，「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這些美得流紅滴翠的曲文早已熟悉，現場聽來，又別有一番韻味，悠長的水磨腔，一唱三歎，細膩柔靡。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不聆戲曲，怎能再次領略這曲中詞章之美。
《牡丹亭》是湯顯祖「臨川四夢」中最得意的一部，曲詞既有詩文般的優美典雅，也有李漁讚賞的除驚夢尋夢外，其它各折中達到元代人水平的曲文，如「你怎撇下萬里無兒白髮親。」「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他說放在《元人百種》前後，幾不能辨。牡丹亭問世後「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可見在當時有多麼轟動。

西廂曲子更為抒情婉轉，「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兒、臉兒，打扮得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只索昏昏沉沉地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以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淒淒惶惶的寄。」《西廂記》唱詞清麗到極致，且契合人物性格，鶯鶯的婉約幽美，紅娘則新鮮活潑，明初朱權譽王實甫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賈仲明為其弔詞中說：作詞章，風韻美。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此景詩畫難描，明代文學家王世貞盛讚西廂唱詞的文辭之美：「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

想來曹雪芹對此兩部戲相當喜愛，讓它們在同一回目裡同時出現。那黛玉葬花之時，偶遇西廂，越看越愛，不頓飯工夫，十六出俱已看完，覺詞藻驚人，餘香滿口。後在梨香院牆角，聽牆內十二官排戲，正是牡丹亭驚夢唱段，「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不喜戲文的黛玉被驚醒年華，止步細聽，如醉如癡進而心痛落淚。

在梨園有「曲狀元」之稱的馬致遠，其小令「天淨沙」「秋思」妙合無垠，被譽為「秋景之祖」，他的雜劇曲辭優美，文采斐然，歷史劇《漢宮秋》中漢元帝瀟灑送別時兩段唱詞：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鑿與返咸

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

意境蒼涼，大段的頂真句式的修辭手法運用，心靈外化為物象，物象又流溢着思緒，來回往復，聯綿而下，節奏感鮮明，讀時已覺潯氣迴腸，若是唱來，又不知怎樣的傷情哀婉！

孔尚任《桃花扇》曲詞工整典雅。寫兒女風情，溫柔秀艷，寫政治大事，則深沉悲壯。梁廷楠《藤花亭曲話》云：桃花扇筆意疏爽，寫南朝人物，字字繪影繪聲；至文詞之妙，其艷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雨梨花，固是一時傑構。

我收藏了最後一出「餘韻」中一套北曲「哀江南」的配樂朗讀：「……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樹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樓臺鳥。殘山夢最真，舊堦丟難掉，不信這興國換稿。謫一道「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音樂舒緩，音調低沉，聲情並茂，情感跌宕起伏，至末竟有泣音，令人淚下。昆曲則更淒涼，蘇昆生以弋陽腔唱來，難抑哀傷悲痛，不時長歎，字字滴淚，餘韻不絕。孔尚任的朋友顧采《桃花扇序》稱此劇「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山崩」。

深深銘感歷代可敬的劇作家，才情萬丈，筆墨縱橫，給了後人如此美麗的心靈盛宴，縱然生在千年之後亦不覺憾。翻開戲文，《牆頭馬上》很近，《倩女離魂》很近，《梧桐雨》《長生殿》就在身邊一出出上演着。皇家的愛，平民的情，趙五娘的苦，寶娥的冤，生死大義，悲歡興亡，緩緩流過指尖，灌注給我們鮮活豐富的生命力量；戲中那明白質樸、清麗華美的曲詞，也一字一字地，遞過來千般情致，萬縷柔腸。

